联合国 S/PV.5392



安全理事会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六十一年

第五三九二次会议

2006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50 分举行
纽约

主席：	马约拉尔先生	(阿根廷)
成员：	中国	王光亚先生
	刚果	加亚马先生
	丹麦	洛伊女士
	法国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加纳	纳纳·埃法赫-阿彭滕
	希腊	瓦西拉基斯先生
	日本	北冈先生
	秘鲁	德里韦罗先生
	卡塔尔	纳赛尔先生
	俄罗斯联邦	多尔戈夫先生
	斯洛伐克	布里安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马希格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博尔顿先生

议程项目

秘书长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每月报告（S/2006/148）

秘书长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S/2006/160）

06-27789 (C)



上午 10 时 5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秘书长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每月报告（S/2006/148）

秘书长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S/2006/160）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负责苏丹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团长扬·普龙克先生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请普龙克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秘书长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每月报告，即文件 S/2006/148。

安理会成员面前还有秘书长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即文件 S/2006/160。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负责苏丹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团长扬·普龙克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普龙克先生发言。

普龙克先生（以英语发言）：我首先就《全面和平协定》的权限基础谈一些看法，并将在通报的第二部分详细阐述有关达尔富尔的各个方面。

《全面和平协定》的执行仍正常展开。然而，成立各委员会——已经成立了相当数量的这种委员会——仅仅是第一步。它们的成败，将以其工作表现而判定。国会党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一直遵守《协定》的文字，但当地一直存在着双方之间日益严重的猜疑气氛。相互信任能够经由目光远大的领导者而恢复。巴希尔总统在朱巴向南部听众讲话时表现出开明的领导才干，他当时指出：南方的人民五年后将在公民投票中自由地选择分离，而他则宁要分离而不要另一场战争。站在他一边的基尔副总统摒弃了有关石油的政治争端——他在苏丹联合会于巴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期间宣布，对于南北方分享石油问题不再有任何实质性的分歧。

3 月 9 日和 10 日举行的联合会会议本身非常成功。双方在萨尔瓦·基尔领导下，作为民族团结政府而联合参加会议。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南北方为确保透明度和问责制所作的承诺，以及良好的财政和经济管理，是制订一项发展政策的良兆。该政策不仅将使领导人和中产阶级受益，而且还有助于战胜贫穷。

在巴黎，苏丹政府不仅仅作出了许诺。去年的账户被公开，今年的预算已经公布。这对于通过减少贫穷和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来把和平变为确实的和平红利，非常重要。

苏丹南部的贫穷情况很严重。其人口缺乏基本的必需品。自《和平协定》签署以来，没有开展任何实际的重建工作。人们正在返回，但他们缺乏重返社会的手段。到处都有地雷。对使人们能够安全生活非常必要的扫雷工作尚未开始。战斗人员解除武装的工作也尚未开始。水和电力已经短缺的朱巴市，正在接收越来越多的人。卫生情况令人遗憾。腹泻和霍乱正在蔓延。很多村庄由于食品生产不足而几乎无法养活人数越来越多的居民。南方的重建和发展赤字，是对和平的最大挑战。该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人们就会问和平给他们带来了什么不同。沮丧情绪将会高涨。暴力将会增加。战争结束后，为了生存想要抢夺稀少资源的人可以获得大量武器。

南部的安全局势已经出现了恶化的迹象。前战斗人员尚未开始解除武装。其他武装团体的归并没有顺利展开。局势要求大幅度和可靠地增加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员方案）的财政资源。在保利诺·马

蒂普——另一个苏丹南部的反叛运动、前南苏丹国防军的领导人——根据《全面和平协定》的规定决定把他的部队并入苏丹人民解放军之后，我们开始目睹竞争派系之间的暴力冲突。在阿卜耶伊地区，一个非武装乘客的车队遭到伏击，20 多人被杀,30 多人受伤。据传，被说服留在苏丹武装部队内而不是加入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前南苏丹国防军的指挥官——他们是被金钱和武器说服的——策划了这次袭击。前南苏丹国防军的士兵及其家属的新的车队已离开喀土穆并通过高度争议的阿卜耶伊地区，前往南方。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能够调解和监测安全通行。但是，局势依然紧张。迄今为止尚未对仍在该地区游荡的凶手采取行动。

《全面和平协定》为对付这种问题而设想的安全机制是一体化联合部队，迄今仍未开始运作。这是一个令人深感关切的问题。此外，政府严格限制我们在阿卜耶伊地区的行动自由，通知我们联苏特派团只能在政府划线的南部活动。我们认为，这违反了《部队地位协定》和《全面和平协定》。此外，这阻碍了我们在最有争议的地区之一监测部队行动的能力。我们希望，在下周即将举行的停火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将解决这一问题。

经过长期的拖延之后，停火政治委员会于 2 月 20 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它决定每月开一次会。除了阿卜耶伊，将必须讨论其他悬而未决问题。其中包括东部的局势、所有苏丹联盟部队和苏丹人民解放军的下落、一体化联合部队的组成、上帝抵抗军、南北之间界线的地位，尤其是所谓的南科尔多凡、青尼罗州和阿卜耶伊三个地区。同苏丹人民解放军和苏丹联盟部队分别举行双边会谈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全面和平协定》正式机构范围内处理这些问题。

这些机构之一是由联苏特派团部队指挥官担任主席的停火联合军事委员会，它每两周在朱巴举行一次会议。迄今为止举行了 20 次会议。停火联合军事委员会是最积极和最成功的《全面和平协定》机构。

自 2005 年中以来，我们目睹南方暴力事件数量的增加，有时是部落的暴力，有时同其他武装团体有关，有时产生于游牧者同农民之间的冲突或是返回的国内流离失所者同当地居民之间的冲突，有时是因为拿不到薪水、心怀不满而进行抢劫的士兵发动的袭击，以及有时是因为地方争端转变为部落或政治对抗而造成的。迄今为止，联苏特派团在《全面和平协定》三重机构——停火联合军事委员会、地区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及联合军事小组——的帮助下得以制约这种暴力。我们采用了统一的方法，集中了军事、警察和文职组成部分，包括人道主义、人权、保护、扫雷、复员方案和地方专家。我们作出的迅速和统一的反应使我们能够防止暴力的升级。

然而，紧张正在增加。不清楚苏丹联盟部队和苏丹人民解放军实际进行重新部署的程度。在纸面上，《全面和平协定》的中期目标已经达到，但有迹象表明没有事先通知和交代部队的调动。我们已开始对所有地点和所有行动进行全面审计，但是我们依靠各方的合作。事实上，根据联合国的条例，不能向陪同联苏特派团监测员的苏丹南北方的监测员支付费用，这影响了他们的合作并削弱了我们的监测能力。

第二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东部。在去年 5 月，联苏特派团能够协助在政府同东部阵线之间达成不再相互攻击的君子协定。双方表示愿意开始就会谈进行会谈。从那以来，其他国际促进者和调解者参与进来。这造成甚至会谈开始的不定期拖延。这应在苏丹人民解放军撤出东部之前产生某种结果，这一撤出本应在 1 月 9 日之前进行。

去年 12 月，安全理事会被要求把联苏特派团的任期延长到苏丹人民解放军重新部署之后，以便帮助避免苏丹联盟部队和东部阵线之间的武装冲突。安理会尚未作出决定。这限制了我们进行监测和调解的能力。自 1 月以来，在准军事战斗人员渗入有争议的哈迈什克里耶卜地区之后，我们在该地区派驻监测员。苏丹人民解放军获准延长停留几个月。联苏特派团能

够维持现状。然而，如果安理会进一步拖延作出决定，东部可能爆发暴力。

第三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上帝抵抗军继续留在苏丹南部。这迫使联苏特派团保持高度的安全警戒，限制了许多行动。上帝抵抗军继续抢劫和杀戮当地居民。自从国际刑事法庭去年底的起诉以来，上帝抵抗军的袭击有了增加。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被杀。对杨比奥、耶伊以及本周末再一次在杨比奥的营地发动了三次袭击。一方面需要为政治解决创造空间，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保护和防御能力，以及对抗上帝抵抗军在苏丹内外的支助机制的能力。

我高兴地宣布，我们已经在南部部署了预期部队的 80％。鉴于刚刚描述的岌岌可危的安全局势，我们不久将需要部署全部编制人员。拆并苏丹南部的任何部队相当于在下午就让看更人回家。

我高兴地宣布，我们已经成功地同政府达成了《部队地位协定》。《协定》的执行——例如行动自由和联合国电台广播——将表明它的成败。当地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遇到不少骚扰。原因主要在于地方当局。政府已经显示合作的意愿。

在臭名昭著的漫画发表之后，苏丹北部各地也发生了示威活动，但与其他穆斯林国家中的示威相比，苏丹人对此问题的反应要相对温和得多。示威是和平的，有控制的，当局成功地防止了因其国籍而袭击个人的情况。

我还对暂停限制人道主义援助活动措施规定的延长感到高兴。成员们可能记得,这一暂停规定首先是由科菲·安南秘书长和巴希尔总统在 2004 年 7 月谈判达成的，现在已在整个苏丹范围内延长到 2007 年 1 月。这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规划和执行援助。我们希望它能对当地产生具体影响。我们还希望,最近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立法或苏丹国家安全部队的做法，不会抵消这一积极的发展。

另一个积极的发展是关于喀土穆境内及其四周流离失所者问题。这些人的处境悲惨。他们中许多人极端贫穷，没有援助，没有收入，无力购买最基本的必需品。上星期，喀土穆州长宣布，不再强迫国内流离失所者迁移。这项决定是国际社会和地方当局合作的结果，它意味着，这些人可以在现在的地方住下去，没有住处被毁的威胁，没有在荒漠某地从头再来的危险。

我现在谈达尔富尔。

达尔富尔人继续渴望和平。杀戮、强暴和践踏人权，直接违反各项协定及安全理事会决议，对整个苏丹的和平构成威胁，因为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自从我上次通报以来，我毫无快意在原有的 Aro Sharow、Tama、Abu Sorouj、Tawila、Labado、Hamada 和 Khor Abeche 以外，再添 Sharia 和 Graida 两镇，它们都见证了残酷的暴行、恐怖、杀戮和强暴。这是一个耻辱的名单。

我曾在 1 月提出，我们必须改变战略，因为我们的战略已经失败。没有和平协定，杀戮在继续。两个月之后，形势依旧。在 Jabal Marra 地区，政府和苏丹解放军继续交战，而且越战越烈，直到且包括本周末。在与乍得边界一带，紧张升级；该地区已经成为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无法进入的地区。在南达尔富尔，民兵继续洗劫一个又一个村庄。政府没有解除其武装。相反，驻地非洲联盟指挥官公开说，民兵继续得到政府同盟军的支持。反叛运动日趋四分五裂，相互交战，今天组成新联盟，明天又破裂，使他们在阿布贾代表们不满。安全理事会决议规定的要求遭藐视，《恩贾梅纳停火协定》无日不受破坏。双方都知道，这些违约行为将受到注意，但不会有讨论或处理，更不会有制裁。停火虚有其名；联合委员会不开会。设立联合国专家组时预见的各种制裁，仅为纸上谈兵。

我们的战略应突出两个目标：和平与保护——交战各方之间和平，以及对非武装平民的保护，特别是使其免遭根本不愿坐下来参加和谈的势力的侵害。需要采取三项措施。

第一,必须在阿布贾迅速达成一项分享权力和财富的协定，随后组织一次有所有利害相关者包括民间

社会参加的达尔富尔与达尔富尔对话，使这项协定得以持续。第二，必须达成一项能够持续的新的停火协定。这就需要协定措辞明确无误，有坚决执行的规定与程序，对违反者实行明确制裁，并由一支强有力的维和部队代表主持，保证所有违反停火的行为均将得到充分、及时、不偏不倚的处理。实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停火，仅保障向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济工作人员可接触受害者，是不够的。一项全面停火应保障受害者本身得到保护，而且不再产生新的受害者。第三，必须部署一支强有力的和平部队，有足够的人员，足以进入需要的任何地方，足以威慑阻止任何袭击，并且具有广泛的任务授权，足以应付一切可能的威胁，而且具有持久的力量，足以长时期驻扎，让达尔富尔所有人民包括潜在的回返者产生信心。

非洲联盟和平部队资源有限，但其表现足以称道。现在，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原则上已决定支持向在达尔富尔设立一个联合国行动过渡，国际社会必须提供一切必要资源，维护达尔富尔人民的生命及其向往。我们必须采取步骤增强非洲联盟，同时做好过渡计划。不论驻扎在当地的是哪一个组织，不论过渡何时完成，都需要尽快大幅度加强驻扎在达尔富尔的维持和平部队。

苏丹公众目前对这一过渡的反应可能不是非常积极。若干次示威、清真寺中的布道词和媒体的说词，显示存在有一个精心策划的反对联合国在达尔富尔行动的运动。我在多次访问达尔富尔期间，发现所有各阶层居民都真心希望和平。我也发现听众所了解的情况有误。许多苏丹人民不清楚联合国、《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原则及其目标。人们确实担心伊拉克局面在苏丹重演。

为了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与苏丹政府进行协商。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减轻恐惧，纠正观念，并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表明，延长联合国在苏丹的存在并不是侵犯该国的主权。苏丹政府同意向联合国行动过渡——可望遵循阿布贾和平协定——将大大地推动苏丹的和平事业。

两个月前，在这个会议厅里，我曾指出，希望虽然是崇高的观念，但有其局限性。我们必须纠正自己的缺点，并为联合国未来在达尔富尔的行动提供一项强有力的任务、一支强大的部队，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生命，而且也是为了确保所有达尔富尔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在任何地方生活，确保他们的孩子们能够期望一个其父母曾被剥夺的未来。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普龙克先生的通报。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参加非正磋商，继续我们对该议题的讨论。

上午 11 时 20 分散会